

星河若风,落幕,又重新开启,镀上新希望。今夜,星河绚烂,让我们一同仰望!

今夜星河

秋日长,月当空,星河漫漫。醉后不知天在水,满船清梦压星河。天上星河转,人间帘幕垂。星汉灿烂,若出其里。明月皎皎照我床,星汉西流夜未央……古往今来,星河宛若灯火,温暖亮眼的灯火,饱含烂漫情思。

今夜星河,无垠向往。第一颗星,在浩瀚中明灭可见。仿佛沾染了人间烟火气,眨着眸子,轻声诉说秋日私语。这夜啊,在闪烁中悠悠而过。地上,不全是黑色,路灯间隔,每一条路都延伸至远方。一点,两点,三四点,无数点的亮,在无穷处,似乎衔接,影影绰绰,点缀这撩人的九月。星河清幽,时光搁浅,苍穹凝然。置一方桌椅,把酒欢畅。俯首间,风过也,澄澈舒缓。抬眼望,星子沉溺,思念油然而生。有人说,故人若星,夜阑时分,最是斯人可想时。晨昏四季,一低眉,月色莹莹星繁密,缤纷落于脚尖。一瞬,化为永恒,跨越山水,奔赴咫尺天涯,过尽千帆。秋天的叶儿落下,稻香弥漫,小虫在矮丛中浅吟低唱。行走于林荫道,如同邂逅宋词中的山水长卷。迎着秋意向前,诗词歌赋纷纷附言。

年少时,读辛弃疾,印象深刻的是那首《丑奴儿》。那时喜欢百合花一样的女子,纯净无瑕,符合秋日夜晚的气质。那时在校报上投的第一篇文章是《念星空》,用青涩的笔调把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装进纵横编排的文字中。哦,九月的秋一旦告别热烈的夏,立即萦绕思绪千万。

童年,我坐在小竹椅上仰望星空,在初升的月光里数星星,怎么也数不清。“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啊?”我问母亲。母亲笑着摇头,转身从锅中捞出水煮花生,装了满满一盆。加了盐粒的花生除去初初的外壳,咸甜适宜,香软可口。母亲给我剥花生,边剥边念叨:星星大概和花生一样多。大地多么宽广,产出的花生小山堆似的,可不就像那数不清的星星吗?母亲更喜欢星空挂明月的夜。这样,她可以在“道狭草木长,夕露沾我衣”的乡间小路上待得久一点,再久一点。朝起忙碌,暮色匆匆。土地的馈赠在夜晚更显丰茂——母亲拉着沉甸甸的拖车,一步一步往家走。月光照着,星河映着,母亲的心随之欢动。

九月的竹席洒上星空的味道,一层秋雨一层凉的意蕴徐徐展开。数星星的孩子依然昂着头,好奇地盯着天空。星河下的窗根皎皎,梦中的忧伤不经意坠落。那些曾经的印记或许将混合霜雪清露,在人生沟壑里渐渐沉没。嗒彼小星,三五在东。人生百态,宛若棋牌。一颗两颗的星,遥望渺小迷茫;汇聚的星河盈盈闪耀,凝聚憧憬。星河若风,落幕,又重新开启,镀上新希望。今夜,星河绚烂,让我们一同仰望!



登瀛

拐磨

古街风韵 晓青 摄

刊头书法 臧科 书

20世纪70年代以前,磨子在乡村并不稀奇,几户人家就有一盘。当时,由于条件所限,好多活计都是要靠人工去完成的,拐磨就是其中的一项。

磨子是摆在磨坊的,而摆放的位置却有讲究,一般在主屋的东南角或西北角,意味着辟邪旺宅、招财吉祥。过去,我家西屋角就有一个磨坊,经常听到叽叽嘎嘎的声音,幼小的我感觉有点烦。

磨子有大有小,大的石磨一般都在淮河以北,基本上家家都有,那是用驴子拉的磨,驴子的眼睛用布蒙起来,脖子上套个格头,闲时就拉,备足家里所需的面粉。磨子是石头做成的,有厚有薄,是圆形的,上下两块组成一盘磨子。体积基本相同,两块中间固定一根铁芯轴,可以旋转;面对面石匠凿出一道道横向沟槽(磨齿)成扇形,劳动人民称之为“上齿磨”和“下齿磨”。(过去,民间有人说话或做事不地道,就被别人嘲讽为:“上齿磨不推,推下齿磨。”大概意思是此人头脑一根筋,对事情拎不清,行不通的事还要去做。)”“上齿磨”偏中心处有个洞口,可放谷物至磨心上下碾压成粉;下齿磨是固定在磨架上或磨盘上;磨架一般都是木制的,而磨盘有石头的,也有木制的。上齿磨又在四周钻几个小孔,将木板条子牢牢地固定在上面,当时的人们称这木板条叫“磨担页子”,“磨担页子”上再打一个洞,然后用木制的“磨担子”一端再装一个叫“磨担嘴子”连接“磨担页子”,再将“磨担子”的另一端分两岔用绳子吊起来,高度正好是人的双臂平放位置,好使劲推拉就行了。拐磨时磨头有一个人带着,这个人一般是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,她不仅用左手去带磨头,还要用右手去添加谷物,眼到手到,见机行事,丝毫不能怠慢,一不小心右手就有可能被磨担头碰撞的危险。另外,一个人也可以用磨子磨粉,那就是在上齿磨上捆绑一根棍子,一个人或者多个人推着转,那叫推磨。拐磨,依我看就是物理老师所讲的直线运动带动曲线运动的过程。

拐磨这种家务活,虽然不是重体力劳动,但是既苦又累还缠人。那个年代白天要在生产队里挣工分,磨面的事只有早晚抽空去做。特别是接近年关的腊月,每家每户都要磨面,总是歇人不歇磨子,一家磨完了,第二家接着磨,有时候年三十了还有人家需要磨面。每家每户总有几个品种(大麦、元麦、小麦、碎米、高粱、玉米……)几十斤乃至上百斤,家家总要磨一天半天。磨下来的面粉还要马上过筛,筛子下面细细的面粉放到口袋里,筛子上面稍粗一些的放到磨子里继续磨。

拐磨的人两个胳膊疼痛酸胀,一时半会是看不出成效的,老是一个动作,把你缠得够呛,想脱也脱不开身。如果你一天磨拐下来,累得连饭都不想吃了。记得我黄口之年就跟着祖母学拐磨了,那时,看着好玩,心血来潮时就上去推推拉拉搭把力,奶奶常表扬我说:“小牛犊很有力气,帮着拉两下我就轻松多了。”

到了后来,好多村里粮食加工厂都有了“小钢磨”,从那以后,拐磨的活就省得干了,我家的磨子也抬到河边码头上垫脚了。

提起拐磨,更引发我青涩而又甜甜的童年回忆,一首《拐磨拐》童谣荡漾于耳边,那是最古老的生活游戏:“拐磨拐,拉豆彩,带舅奶,舅奶不在家,带小丫,小丫不会走,带小狗,小狗会咬人,大家吃不成……”当时,懵懵懂懂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,只是跟着因白内障而双目失明的奶奶手拉着手,模仿拐磨的动作,一拉一推,她说一句,我学一句,把我的哭闹给搪塞过去了,这样的游戏几乎天天做,有时我也感觉厌烦。

如今,拐磨已成历史,庄户人家的磨子早已七零八落,一盘磨子分两处放置。现在的日子过得潇洒幸福,过去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已一去不复返。城里好多人到乡下去寻找旧石器和旧家具,如:磨子、石臼和石碾很受收藏者的青睐。没想到磨子也成了古董。

又是一年桂花季,屋前屋后,公园里,道路两边,金桂银桂满树满地地开,这香很浓郁,沁人心脾,我贪心地闻着,心里惦念着家乡的桂花汤圆、桂花糕。

我的桂花树

“你看,你看,这棵也开花了。”我兴奋地指着这棵桂花树对先生说。是的,它终于开花了,与周边的桂花树比,虽然花有点稀疏,然而,它是我俩几个月前散步时发现,它倒在地上,树干、叶子都明显缺水,有点萎了,我们当即扶起它,用手捧些根下的泥土,试图用脚踩实,可手一松,树又倒下了,无法稳固。这是路边的公共绿化带,外围是低矮的冬青,里面种植着桂花树和紫荆,春天看紫荆花一串串跳动着满树满枝的“火炬”,路过它,令人激情澎湃。秋天就沉浸在这一路的醉人桂花香里,“人闲桂花落,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,时鸣春涧中”。

看着眼前这棵扶不起来的桂花树,我俩原路返回到小区,找到物业,借来铁铲、水桶,打上一桶水拎着,颇有植树节植树的感觉。将原有的坑刨深刨大,一人扶树,一人培土,浇水……终于大功告成,久不劳作的我,居然汗流浹背了,心里美美的为自己点了一个赞。第二天依然拎来一桶水,第三天……终于发现它成活了,来了精神,与周边的树木打成一片了,这才放下心来。

日后的散步途中,就多了份牵挂和关注,目光总是在一片灌木林中寻它,看着它冒新枝,发新叶,生机勃勃,它终于和周边的植被一样享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,与它们一样蓬勃生长了。

“兰叶春葳蕤,桂华秋皎洁。欣欣此生意,自尔为佳节。”中秋已到,周边的桂花都花枝锦簇地开了,阵阵浓香沁人心脾,而我们总是感觉缺了一股香,因为这棵桂花树一直未开花,毕竟受过伤,所以,发育就比其他桂花树迟缓。我们这样安慰自己。

然而,此时终于见到它小心地开出了花,我们心里说不出的喜悦。心里念着:我的桂花树开花了。植物是有灵性的,你对它的精心照顾,它会记得你的好,以最好最美的姿态回报你。

我家屋后有一棵“齐谷桂花树”,这是我给它命名的。是齐谷搬进小区后栽培的,他经常给它浇水施肥,凝视关注,看着它一年比一年粗壮,花儿一年比一年繁茂,10多年了,它年年开花。这季节,不用开窗,家里就能闻到花香,去年齐谷将房子卖了,用房款贴补儿子在大城市买了房,享受天伦之乐去了。那天,我看到他站在桂花树前凝视了很久……

又是一年桂花季,屋前屋后,公园里,道路两边,金桂银桂满树满地地开,这香很浓郁,沁人心脾,我贪心地闻着,心里惦念着家乡的桂花汤圆、桂花糕。